

# 谋划十年的连环魔术完美谢幕

完



张帆帆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2009年的春晚,捧红了刘谦,也带动了全民的魔术热情。一场普通的电视魔术表演,却牵出八十年前一位魔术奇人的神秘故事。一位中华古戏法的神秘传人、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魔术奇书突然现世。引发官、匪、西方列强拼死角逐。他用表演唤醒民族斗志,被西方顶级魔术界尊称为“大魔术师”。他的身世,却隐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因此他必须拼尽全力,上演一场挑战命运的终极连环魔术!

## [上期回顾]

张贤用堪称奇迹的“隐山乱道术”拖住了追兵,顺利到达天津,上了开往英国的客船。但段士章孤注一掷,居然开来炮舰,威胁客船停下来……

## 魔术小说

呜!呜呜!客轮拉起长长的汽笛,慢慢地停了下来。

炮舰上一大批人冲上了客轮的甲板,打头的正是一脸铁青的段士章,他身后跟着的,是刘管家、周司令、陈国和许许多多荷枪实弹的海军士兵。

经过一番剑拔弩张的交涉,查理船长说道:“好吧!我们不想发生冲突,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如果找不到人,立即离开这条船。瓦特!”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洋人从人群中挤出来,说道:“我在这里!”查理船长吩咐道:“瓦特,你带着这些人去客舱找人。”

中国人聚集的三等客舱中乱哄哄的,段士章等人在瓦特的带领下,一间一间房间地搜索着。很快就要查到三等客舱的最后几间房间,陈国尖叫起来:“在这里,他们在这里!”

段士章等人转头一看,果然见到二男一女从过道中跑出来,飞快地向着下层船舱奔去。段士章一眼便认出来,那个女子就是柳荫。

追到途中,李易和张贤、柳荫分开,攀上一个梯子向上爬去,追兵分兵两路,谁也不会放过。

李易一直爬到了甲板上,被人逼到了甲板尽头,再也无路可退,只好跳下了大海,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张贤拉着柳荫一路狂奔,可就是无法甩掉追兵,眼看着向客轮的机房跑去。

机房里巨大的蒸汽火炉正在运作,炉中火光熊熊,船员们仍然在向火炉中添加煤炭,见张贤、柳荫闯了进来,他们都停下手中的工作,好奇地打量,不知是怎么回事,随即追兵追至,已呈围堵之势。

张贤拉着柳荫的手,翻越护

栏,跳上了一个巨大的火炉顶部。两人再想向前,却看到追兵已经围了过来,举着枪向张贤、柳荫狂吼:“不准动!下来!”

张贤把柳荫护在身后,扫视着下面的一切,额头上已经密布着汗珠。柳荫哽咽着大叫:“段士章,我跟你回去!求你放了张贤!”段士章看着柳荫,说道:“柳荫,你现在下来!我会饶张贤这个小子一条狗命!”

柳荫身子一震,使劲甩脱张贤的手,就要离开火炉顶部。张贤使劲拉住,将柳荫拽到自己怀中,紧紧地抱住,说道:“不,我不会让你回去的。”柳荫抬起头看着张贤,泪流满面,说道:“可是,我们能怎么办?”张贤轻轻地对柳荫说道:“柳荫,你怕死吗?”柳荫狠狠地摇头,说道:“不怕!只要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张贤点了点头,抱着柳荫走了两步,一脚踢在一个把手上,“轰隆”一声,一个铁盖弹开,露出一个洞口,顿时一股火焰冲天而起,从洞中蹿出。

两人深深地对视着,张贤说道:“柳荫,如果我们跳下去,就会化为灰烬,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柳荫的表情平静起来,眼中闪烁着动人的光芒,说道:“我们永远在一起!”

正在这时,一只猛虎从柳荫身后伸出,勒住了柳荫的脖子,一下子将柳荫从张贤怀中拉开。原来是刘管家偷摸着上来,将柳荫抓住。

三人在火炉上扭打起来,刘管家使尽了浑身力气,打死也不松手。段士章的人已经从四面八方赶了上来。

柳荫见这种情景,银牙紧咬,突然腾出双手,“嚓”的一下把刘管家的双眼抓得稀烂,刘管家惨叫一声,松开了双手,张贤

将刘管家一拧,奋力一推,刘管家眼前看不见东西,一头栽进洞口,瞬间消失在火海中。

刘成三,这个无耻之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可段士章的人已经爬了上来,向张贤、柳荫围来。

张贤、柳荫双手紧紧牵住,彼此深情地看着对方,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两人纵身一跃,跳入了火炉。

没有尸体,段士章一行被船员敬告,人要是跌入火炉中,绝无生还的可能,瞬间就会化为灰烬。段士章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心如死灰一般离开了客轮。

呜!呜呜!汽笛鸣响,客轮又缓缓地前行起来。巨大的机房中,一只有力的手握住一道小小的铁门上的把手,“咔”的旋转一下,将铁门拉开。两个相拥的人,从这扇小铁门中走了出来。

“你们安然无恙!太好了!担心死我了!”地道的伦敦腔英文。

“谢谢你!贝利!你安排得太出色了!”从铁门中走出的人用英文说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虚弱的女子声音响起。

“恭喜你张贤!你的最终魔术实在太完美了!”又一个爽朗的英国腔从一旁的楼梯上传来。

“亨特爵士!我向你致以深深的感谢和敬意!”男人说道。

船员瓦特一把撕下自己脸上的胡须,露出他英俊、聪明的脸庞,他就是贝利。楼梯上走下来的是亨特爵士,他还是一副标准的绅士打扮,冲下面满意地微笑着。亨特爵士身后,则是查理船长。

李易呢?李易当然也没有事,他正套在救生圈里,让船员们拉上甲板。

晚霞中,张贤和柳荫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吹着温暖的海风,站在船尾的甲板上,看着

远去的中国土地。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十年前,张贤远渡英国,在英国观赏了许多优秀的魔术表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魔术表演理论,同时在谋划救人方案。贝利是张贤一直在观察的人,张贤认为贝利同样是一个魔术天才,有可能帮助他。于是张贤在一场伦敦的大雾中找到了贝利,与贝利交流了很多关于魔术的技巧。贝利被深深折服,却苦于再也无法寻找张贤,便与亨特爵士决定万国魔术大会邀请中国参赛的事宜。

张贤在三年前回到中国,首先完成了隐山乱道术的所有布置,摸透了洪德馆的底细,然后在北平一直调查着段士章、柳荫、刘管家、陈国等人的情况。至于张贤的助手李易,乃是张贤自从来到北平,就多次关注过的人物。张贤确定李易是学习魔术的好苗子,而且心地善良,灵活,同时更重要的是李易有一颗不受诱惑的心,能够守得住张贤的秘密。所以李易成为张贤的助手,都是张贤早已决定下来的,不怕李易不答应。

张贤出现在天桥,精彩绝伦的街头魔术让他很快成名。张贤故意引起陈国的妒忌,制造了悦客魔术馆被人威胁、不得不关门的假象。于是给了张贤冒死向段士章求助的充分理由,不会让段士章怀疑张贤接近自己的目的,从而将柳荫引到悦客魔术馆与自己相见,正式开始了他的救出柳荫的计划。

张贤被段士章赏识之后,万国魔术大会的邀请函顺利传到段士章手中,段士章推荐张贤参加,已是水到渠成。

张贤在万国魔术大会上大显身手,吸引了亨特爵士、贝利的注意,按照张贤三年前给贝利

留下的吸引力,贝利、亨特爵士迫不及待地接近张贤,想收购张贤的魔术秘密,就不足为怪了。张贤顺水推舟,不仅给亨特爵士、贝利一个天大的人情,却也得到了他们最终在客轮上设计火炉魔术的协助。

张贤回到国内,又抽出一切空闲时间,最后理清逃跑的路线,确定隐山乱道术的发动时间,因为隐山乱道术必须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备的情况下,才有效果。

张贤安排李易把他与柳荫相会的照片,悄悄递到刘管家手中,果然段士章把张贤关到极为秘密的私牢洪德馆,这才能与柳万遥相会。

张贤他们逃出洪德馆的第二日,就是隐山乱道术施展的最佳日期,这不仅扰乱了段士章的追踪,给自己留出了时间,更重要的是迷惑了段士章他们,让他们以为自己是使出了最终手段,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

张贤赶往天津,一路上露出破绽,钓住了段士章,让段士章以为都是自己天罗地网强大,才让张贤他们无处遁形。等段士章差之毫厘地没有在天津码头赶上客轮,张贤判定段士章绝不会罢休,定会到海上来追,这时早就在客轮上摆好了最终魔术。段士章若不亲眼见到柳荫、张贤死在面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最终魔术的意义就在于此。为了达到让段士章以为他们必死无疑的效果,张贤甚至没有告诉柳荫最终魔术的秘密。

刘管家刘成三罪有应得,被推入火炉烧死,虽说出乎张贤的意料,属于突发事件,却也让最终魔术的效果更加出彩。

张贤在英国的故事波澜不惊,他们隐居在伦敦郊外的小农庄中,一直活到了近一百岁,才同时在睡梦中安详地离世。

# 大姑子董小霞为了我意外去世



围城小新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家境相对富有的善良女孩韩敏嫁给了有志青年——农村凤凰男董小利。韩敏为了爱,把自家的一套住房拿来做了新房。然而,这倒贴的举动不但没有换来相应的理解和感恩,反而成了婆婆变本加厉的开始……

而寒门太子董小利,他贫穷但自尊心异常强烈,他自私却又善于利用妻子对自己的爱占领道德制高点。一个世俗得有些可怕的自私男人,牵着这个真性情的女人的手,在婚姻的殿堂里到底能走多远……

## [上期回顾]

在董小军和王娜的婚礼上,王娜当场就把改口费还给婆婆,声音和婆婆家互不相欠,把婆婆气得半死。而我,面对汶川大地震,却说服了父母,准备换房子,将婆婆接过来住……

## 生活小说

我怀孕了,这消息让大家着实高兴了一番。

小霞这段时间和她婆婆处得很不好,她都快抑郁了。正赶上我怀孕难受得厉害,她就主动提出想来照顾我几天,正好也出来散散心。

一天下午,我突然有一阵特别想吃桃子,打开冰箱搜罗了一下,才发现没有了。小霞赶紧张罗着出门去买,我赶紧拉住她:“姐,小利快下班回家了,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捎回来就行了。天这么热,你别出去了。”

“等他回来还得两小时呢。你好不容易有点想吃的嚼头了,要是马上去买,一会儿不想了咋办?还有,要是这会儿特别想吃吃不上,肚子里的孩子会红眼睛的,呵呵。我这就去,一会儿就回。”小霞急急忙忙地跑下楼去了,等我关上门,重新坐下看电视的时候,才发现她手机忘带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小霞还没回来。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开始有点急得坐不住了,听到有开门的声音,我马上跑过去:“小利,是你啊?你回来啦。”

“嗯?怎么我听着这话不像是欢迎我回家啊?老婆,怎么了?!你不想老公?哈哈。”看着他嘻嘻哈哈笑着的样子,我突然莫名地烦躁不安起来。

“姐姐下午出去买桃子,这两个小时了,还没回来呢?”我急急忙忙地跟小利说着,小霞还从来没有出门这么久没带音信的时候,真让人着急。

“给姐打电话!”

“手机落家里了,喏,”我指着茶几上的手机望着董小利,“联系不上,真着急。”

“没事,没事,老婆你别急,”他安抚我坐下来,“姐可能是看到什么东西想买了,所以耽

误一会儿,你别急。”

眼看着小霞出去都三个小时了,还是没音信。我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说不出的发慌。小利也有点沉不住气了:“老婆,我去找找,你先吃点零食,我马上回来。”

“装好手机!”我提醒董小利把手机装好,可别这个出去再联系不上了,那我真的就要抓狂了。

转眼间,小利出门也快一个小时了,连个音信都没回,打了两次手机,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出了什么状况,也没人接听。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心里开始没着没落地空洞起来,突然有一种特别不祥的感觉。

小利出门整整3个小时了……

“丁零零……”我几乎是扑到电话跟前的。

“小敏……呜呜……姐,被车撞了,姐没了……”董小利已经哽咽不能言,而我,刹那间已觉得天旋地转……我听错了是么,一定是听错了,我使劲咬自己的下唇,火辣辣的疼……

几天后,我和小利,还有爸妈,一起去送小霞最后一程,此时的小霞,仅仅就是挂在那个冷冰冰的骨灰盒外面的照片了……

看着小利妈妈失魂落魄和小利爸爸眼神里撕心裂肺的痛苦,多少劝解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了,气氛沉重得让人想逃离。

王娜显然最适应不了眼前的场景,对于自己的婆婆,她的那几句劝根本就是隔靴搔痒。小霞离开了,王娜也难过,但那种痛苦是淡淡的浅浅的,并不能伤筋动骨什么的,可她毕竟也有四个月的身孕了,眼前这种压抑的气氛她是最适应不了的。

等小利妈妈终于平静下来,我爸妈也收拾着准备回北京了,

王娜声称自己身子“特别”不舒服,并高调宣称“再这样情绪波动,没准能流产”,于是和小军回了天津。

邻居朋友慢慢散去,家里就剩下我们四个了。小利妈妈眯着眼睛躺在炕上休息,小利爸爸坐在院子里发呆。董小利去还这几天从邻居家借来的东西,剩下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地越来越局促不安起来。

也许是想通过干点什么来掩饰自己的慌乱,也许是想通过某种方式来赎罪,反正,我一刻不闲地开始收拾,打扫一屋子的狼藉。

“哎哟!”幸亏拽住了门框,要不然我就躺到地上了。该死的!不知道脚下踩上了什么,差点滑倒,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小利妈妈侧了侧身,头往外偏了一下,没吱声。

我稳稳神,正要往外走,天,我的小腹突然痛起来,一阵异常的剧痛袭来,我弯下腰,禁不住喊出了声。

小利妈妈翻身起来,看到我正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疼得直咬牙,她愣了一下,穿鞋跑下床,用力拽了我一把,这一拽,彻底让我坐到了地上:“缺你干这点活吗?你就不能消停点?!你不知道自己肚子里有孩子吗?!”说着又用力把我从地上拽起来:“坐地上干吗?”好委屈,是我坐地上的么?分明是你推搡的吧。可是,我现在疼得好难受,好痛苦,额头都开始渗出汗水,我实在没有精力去和她说什么,她有些粗暴地拽着我站起来,扶我躺到了炕上,嘴里还不停地叨唠:“你别一天到晚拉着三尺长的脸,给谁看啊?小霞不是为了你,为了她未来的侄子,要不是为了这孩子,小霞能这么没了吗?孩子要是有个闪失,我饶不了你?!你最

好照顾好肚子里的孩子,这可是他姑姑拿命换来的!你怎么折腾怎么做我不管,孩子要是有个好歹,韩敏你看着……”

“怎么了,怎么了?”小利爸爸跑进来,一看屋里这阵势,就吓坏了,“小敏,你没事吧?!”“我……肚子疼……”头上的汗已经开始往下滴了。

“你去喊医生,快去!”小利妈妈催促着小利爸爸出去了,“韩敏,你坐起来,看看下面……”

“啊,血……”我眼前一阵模糊。

“躺好,躺好……”小利妈妈几乎是跳到了炕上,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平躺着,什么也别想……我前脚刚送走一个,后脚你要是再让我送走一个,韩敏啊,我就不活了……”

“妈,小敏,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刚进屋的董小利也吓了一跳,他脸色一下子凝重而苍白起来。

“怎么了?你问问你媳妇吧,一会儿也不让人省心啊!这可是你姐姐用命守护着的孩子啊,你们要是这么作孽给我弄没了,我就吊死在家里!”小利妈妈一脸怒气地瞪着我,好像我这个肩负重大职责的人犯了多么玩忽职守、不可饶恕的罪恶。

医生来了,号脉、打针、输液,折腾了半天,孩子算是暂时保住了,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我总算踏实了几分。

小利的手机又嗡嗡地响了起来,他已经快半个月不去上班了,单位电话这几天也开始越来越频繁。

“你别老耽搁着,也没你什么事了,该忙什么赶紧忙去。老这么不去上班,耽误多少事啊,人家老板该有意见了。你明天收拾收拾赶快回去吧。小敏现在动弹不了,一时半会也坐不了车,

就在老家呆日子,我伺候着好好养养身子骨。”对小利妈妈这样的安排,我实在是极不情愿。可小利的假期已满,而我眼下根本不能不听,对她这样的安排,也只好听之任之。

董小利心里应该跟明镜似的,知道我和他妈妈不和,他滴溜溜的眼珠望望他妈又担心地望望我,没说话。

就他这点心思怎么能逃过他妈妈那双眼睛:“把你媳妇留在这里你是不放心啊还是咋的,是有人害你媳妇啊还是有人害你儿子?!不放心你就呆着,等老板开除了你,你甭说家里没说过你,要不,你俩都走,正好我落个清闲!”

“妈……这是啥话。让小敏住段日子吧,我回去了。”

第二天,董小利在我恋恋不舍的眼神中只身回了北京。

因为身上的血一直若有若无地不见干净,又加上担心保养不好有什么不测,生活起居都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公公找出一个小炕桌,他们俩将就着,就改在炕上一起吃饭了。

婆婆每天阴沉着脸,我也习惯了。

那天,董小利给家里来了一个电话,婆婆脸色变化很明显,我疑心出了什么事情,问婆婆,她含糊其辞地说没什么。

晚上,我上厕所回来,听到婆婆和公公私下里悄声嘀咕什么要把孙子要过来和换房子的事情,等我进去后,他们又赶紧噤声,我心下觉得蹊跷。

更让我疑窦重生的是几天后,隔壁婶子趴在墙头招呼婆婆:“嫂子,快来,小利电话!”

我走到家里电话机旁,拿起听筒试了一下,没问啊。董小利要是找他妈妈,干吗非得打到邻居家里去?